

芬芳
一叶

又闻摊饼香

□杏林

早晨伴着零星的鸟鸣，一阵久违的摊饼香味将我唤醒。这味道，就是葱、香油、盐刚刚撒到快熟的饼上，再过一会儿就要起锅了。楼上的大嫂最近几年来带孙女，常常在早晨弄些油饼、煎蛋什么的，当然，也有摊饼……

此时，我仿佛看到妈妈正站在家里的大灶上，右手拿着铲子麻利地摊匀这些佐料，然后一手拉着如同小炒锅一样的摊饼不断变换着摊饼的位置和朝向，嘴里不停地吹气将缭绕在眼前的水汽或油烟吹散。

离开老家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周末一般都要回老家，一来陪陪孤单的妈妈，二来我们在周末的两天里烧些菜放在家里，改善一下她的饮食结构。周末的早晨，我常到附近的早茶店买些烧饼、包子、烧卖。坐到桌上，母亲总会问几十年不变的问题：这果真多少钱一个？开始是少报，后来就说，你吃吧，不贵。毕竟家门口有两个早茶店，所以，后来有几个星期她总说：“这果真太贵，哪如摊饼好吃，我去称点屑（老家对面粉的称呼）回来，摊摊饼给你们吃。”后来，摊饼的葱油香味温馨着每一个周末的早晨，年近九十的母亲，看到我们吃得香甜，围着土灶移动的脚步也变得轻快了。

现在的摊饼已经走进了寻常日子。在我的童年里，摊饼其实包含着一个家庭的人情世故。不是年节，寻常家庭与鱼肉无缘。但是，家里生活无论多么拮据，屑是每个家庭常备的食料。亲戚来了，主人家筐瓢屑摊摊饼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小孩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家里的长辈都要将摊摊饼的技能传授给孩子，这就跟男孩要学会耕田、耙地、割猪圈，女孩要学会织毛衣、做针线、糊糊子一样。某某家孩子摊的摊饼能顶在头上走，就说明这孩子掌握了待人接物的技能，有了这样的子女，家长的心里怎能不开心呢。

我到了十来岁的时候，母亲也教我学着摊摊饼。从调屑开始，首先要把屑调成薄薄溜溜的面糊。面糊不能太稀，太稀了摊在锅里就成不了饼；太稠了，摊出来的饼太厚、不脆，甚至还黏的，口感很差。母亲说，调屑用的两只筷子拎起来，面糊往碗里流不断线，功夫就到家了。其次，就是锅子的火候了，锅膛里的火要均匀，不能集中在锅底烧，那样锅底的一块焦了，边上的还不熟。面糊下锅之后火不能大，家乡有个俗语，要得饼儿不焦欲烧不烧。

当然，摊摊饼不全是慢工，面糊倒到热锅上的瞬间特别需要麻利。母亲左手端着碗，将碗口贴着锅壁的腰身滑行大半圆圈，一边滑行一边倾倒面糊。面糊沿着锅面流淌的过程十分动感，一条条面糊的白线你追我赶地冲向锅底，每条向下奔流的白线后面都是一片面糊浩荡奔流，那场面如同骑兵将帅一马当先地冲在前头，带动着身后的万马奔腾、山呼海啸……放下面糊碗的同时，妈妈右手已经操起铲子将汪在锅底的面糊摊推到刚才碗口没有光顾的缺口。这时，整个面饼如同叠放在大锅里面的一口小锅。

当年的摊饼，我们能享受到的就是客人告别后的残余，那些边角料黄灿灿的，嚼在嘴里不焦不黏，依然成了我童年的美好回忆。

我读初二时，大概是1978年吧。学校组织我们到本乡的石桥大队参观农民居住楼。学校要求带中饭，当时没有八宝粥、方便面之类的便携式口粮，也没有现在各式各样的保温式茶杯。我带的中饭就是摊饼，妈妈早上把摊饼卷成筒状放在塑料袋里，塑料袋外面用毛巾包着，中午拿出来吃，软软的、温温的，还有碳水的味道，用酱油汤过着，很熨帖。那是我第一次一人独享了一锅摊饼。

家乡的吃食与节日是联系在一起的。立夏吃煮蛋、端午吃粽子、七月半吃扁食、腊八吃腊八粥、冬至吃汤圆，摊饼则是清明的安排。清明节的早晨，家家都要摊上几锅摊饼，摊饼上放上杨柳的嫩尖，清香、微苦，长辈们说，吃了杨柳摊饼，就会记得祖辈们的恩情。

摊饼是我们江海平原上的吃食，闻到摊饼的味道，我又想起了我的母亲。



春花烂漫

吴有涛

心清，心自明

□蓝月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小时候的我很不喜欢清明这段时间，虽然那时候的油菜花比现在的更多更美，但当时的我体会不到美，看到的完全是诗里面描写的情景，不停地下雨，到处湿漉漉，好像连吹过的风也是悲戚戚的、特别凉。

清明节那天的早上，我总是被悠长的哭声惊醒。一大早就有人去上坟了，我听到的多半是我家邻居老太太的哭声，她的哭声又像哭又像唱，拖着长调，长调尾音还有一个深呼吸的拐弯，突然戛然而止，又嗷的一声回过气来。她带了一个小板凳，坐在湿漉漉的坟前，两只手抱住了自己的膝盖，用哭声回忆老伴生前的种种好，诉说她一个人在世的种种苦，连哭带怨，哭一句上半身就向下弯一下，伸手抹一把眼泪鼻涕甩在身边，顺势将两个手指蹭在身上的围兜上。那哭声让我脊背发凉，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家堂屋板壁墙上我爷爷奶奶的照片。

我的奶奶在父亲五岁时就去世了，我的爷爷在我三岁时去世了。我父亲说爷爷很疼爱我，但我还没有记忆、想不起来，当我记事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在板壁墙上挂着。父亲说，奶奶刚去世那时候，爷爷在半夜会听到绣棚发出扯线的声音。爷爷说那是奶奶不放心他们，夜里就回家来看护着她的四个孩子。奶奶不仅样貌娟秀，还有一手出色的刺绣手艺，在村里面是一只鼎。为了贴补家用，她经常做刺绣做到半夜。我大姑姑的长相气质完全遗传了我奶奶。爷爷还经常坐在后门口吹风，他说能感觉到奶奶就在他身边。我听得害怕得不得了，问，奶奶真的回来了吗？父亲笑着说，人去世了怎么可能回来，那是你爷爷习惯了你奶奶在身边的声音，出现了幻听。但我还是害怕，一个人不敢去后门口，更不敢看爷爷奶奶的相片，看一眼总感觉他们的眼睛看着我，走到哪里看到哪里，躲也躲不掉。于是，他们在我的梦里活了过来，但活过来的只是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睛看着我、追着我，然后我就惊醒了，听到外面哗啦哗啦的雨声，水

气和凉气透过空气钻进我的毛孔，我开始发抖。我发烧了。这个时节是我感冒频发的时节，于是，我又去了另一个令我恐惧的地方——乡镇卫生院。

我对父亲说，我看着爷爷奶奶的相片害怕，感觉他们在看着我。父亲摸了摸我的头，说，那是画师的技术好，自己的爷爷奶奶怕什么？我只好不吭声了，但我还是害怕。父母不在家的晚上，我会在大伯家等他们。大伯母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家。

我看着大伯母脸色红润，比我母亲气色好多了，做家务也是很利索的样子，看不出她有病。大伯母告诉我她有头晕毛病。大伯家没有挂爷爷奶奶的相片，我妈说他们不敢挂，因为爷爷就是在他们家住的时候生了病，大伯母不肯拿钱出来，爷爷的病被耽误了才去世的，他们心里虚呢。我问父亲，父亲说，那时候手里都紧，要是有现在这样的生活条件，肯定能治好。父亲说着长长叹了一口气就忙去了。

农村的规矩，老人病了，如果有两个儿子，就要两个儿子一起商量替老人治病，当时大伯说老爷子就是普通感冒发烧，不需要去医院，父亲就没有坚持，后来想接出来治疗，已经来不及了。爷爷的去世让父亲一直愧疚在心，成了他心里面最深的痛，把爷爷奶奶的相片挂在堂屋里，也算是了一份寄托和挂念吧。随着慢慢长大，我理解了父亲，也明白了爷爷对奶奶的深情，对逝者的恐惧感也慢慢淡去。

家里面翻楼房以后，爷爷奶奶的相片就收起来了，母亲说，别家里都不挂先人照片了，挂着怕吓到小孩子。父亲只好依许了。但不知道怎么的，没有爷爷奶奶相片的堂屋，我又感觉变空了，空得有些难受。

父亲对我的外公外婆非常孝顺。父亲说，当年要不是我外婆做主把母亲嫁给他，家境贫寒、身材瘦小的父亲可能会打一辈子光棍。外婆去世后，外公只好去了三个儿子家里，一月一轮轮流住。一向爽朗的外公变得沉默了，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生活习惯的不同，

让老人家感觉不适应。父亲退休后立马提出愿意照顾外公的起居。外公接到我家，爷俩脸上都阳光灿烂。父亲天天围着外公转，无论外公让干啥，父亲都笑着答应，而且立马去办、绝不含糊。我打趣外公是太上皇，外公靠着藤椅笑，嘿，感情好。有一天外公突发奇想，居然买了两只小仓鼠回来。我想这会父亲肯定高兴不起来了，因为父亲一向不喜欢养没用的小动物。他的理论，养猪养羊可以卖钱、养鸡鸭鹅可以生蛋、养猫养狗不许，没用还浪费粮食。我曾试图反驳，我说狗能看家、猫能逮耗子。父亲说，家里没啥需要看的，耗子古时候有，现在还有，猫有啥用？现在外公居然要养仓鼠，看父亲怎么办？没想到父亲竟然心甘情愿地帮外公伺候起仓鼠来了，一点没有嫌恶的意思。后来还被仓鼠咬到，去打了狂犬疫苗，父亲依然没有一句怨言。外公在96岁的时候病逝。病重期间，最惦念的是我父亲，外公说，我有一个孝顺的好女婿，是福气。外公松开了父亲的手，含笑而去。父亲泪流不止，他说爹，你怎么就走了呢？我多想再多伺候你几年啊。

清明时节，由于疫情关系，不能去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上坟。父亲却很坦然，他说响应国家号召，疫情防控是头等大事。他还说，在的时候多尽孝那才是真好，等不在了，做什么都是空的了。说完，父亲脸上凝重起来，我知道他一定又想到了爷爷。我想劝慰父亲几句，想想还是不提了，父亲心里什么都明白。虽然父亲因为家贫，没有念过一天书，但他善良、感恩、明晓事理，爷爷在天之灵一定会因父亲而感到欣慰的。

这些天，又下起了连绵的雨，朋友圈里到处都在晒油菜花。我突然感觉清明是一条开在油菜花里的路，这条路连接着生者对逝者的不绝的怀念，或许还有内心的愧疚。总以为来日方长，却有可能猝不及防间就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清明，是一个节气、一个传统节日，也是一份心境。

心清，心自明。

玉兰
一瓣